



人间至爽话立秋

卢尘忆

早上是被麻雀吵醒的。推开窗，风里竟夹着丝凉意，猝不及防地滑进喉咙，带点薄荷的劲儿。怪了，昨天那柏油路还烫得能煎蛋呢。

摸过手机一看，屏幕赫然显示：今日立秋。

立秋？城里人早把这些节气丢进故纸堆了。钢筋水泥的丛林里，季节轮转不过是空调遥控器上跳动的数字。可偏偏这缕风钻过防盗网，吹得我后颈汗毛一凛，一如几百里外老家的秋风，隔着千山万水，狠狠杵了我一下。

这凉风一起，脑子里就自动翻出老家的光景。母亲健在的那些年，立秋这天，天才麻麻亮，厨房便响起“笃笃笃”的切菜声，豆沫混着青菜碎的清香，霸道地往鼻子里钻。那碗热腾腾的“菜渣”端上桌，母亲常念叨的那句老话随之飘过来：“吃了立秋渣，大人孩子不呕也不拉。”青绿的菜裹着豆香滑进肚里，一股温热的踏实感就从五脏六腑里升起来，秋凉和病气仿佛真被挡在了外头。

父亲呢？立秋是他的哨子。他常常在这天眯着眼往田那头望，好像能穿透蒸腾的地气，瞅见稻穗底下沉甸甸的金粒子。“早立秋凉飕飕，晚立秋热死牛。”

母亲这时候最忙了。场院上的麻绳拉得横七竖八，红的辣椒、青的豆角、紫的茄片，一股脑儿挂上去，要把整个夏天积攒的丰盛，都悬在日头底下曝晒。阳光穿过这层层叠叠的“彩旗”，在泥地上投下晃动的光斑。我蹲在屋檐的阴凉里，看母亲踮着脚挂萝卜缨，汗珠子顺着鬓角滚下来，“滋”一声落在晒得发烫的青石板上，瞬间化作一缕白烟。

那晒秋香气，是活的！辣椒的冲、茄子的涩、豆角的清甜，在热浪里蒸腾、纠缠、发酵，最后凝成冬日灶膛里一缕暖烘烘的魂儿。范成大那句“岁华过半休惆怅，且对西风贺立秋”，怕只有亲手把流汗的夏天晒干、封存的人，才咂摸得出里头深藏的滋味。整个季节的日头和汗水，

一针一线，细细密密地缝进了日子的平淡和充实间。

傍晚出去遛弯，池塘的荷香被风揉碎了送过来。头顶，梧桐树宽大的叶子沙沙作响，像在翻一本又厚又旧的书。忽然就想起宋朝宫庭里那“梧叶报秋”的把戏：时辰一到，太史官就扯着嗓子喊：“秋来了！”那盆里的梧桐树便真的应声掉下一两片叶子。这风雅背后，藏着多深的农耕血脉？草木摇落，哪是什么伤春悲秋，分明是大地熟透时，一声沉稳悠长的吐纳。

一场立秋雨说来就来。豆大的雨点砸在滚烫的水泥地上，“刺啦”腾起一片白茫茫的雾气。我缩进路边小卖部的屋檐下，看雨帘外的车灯拖成流动的星河。老板娘递来杯热茶：“一场秋雨一场寒哪。”玻璃窗上水痕蜿蜒，模糊了外头的灯火。掌心的茶杯暖着皮肤，心里头那点因凉意骤至而生的笨拙和词穷，忽然就消失了——古人说“一凉转觉诗难做”，可不就是这滋味？言语笨了，就静听吧，听梧桐叶承着夜雨，听季节在叶脉间无声地流转。

立秋是道门槛，温温柔柔的。一脚跨过去，暑气还没散尽，蝉鸣还在耳边聒噪，可天地间那股气儿，已悄悄转向了内敛沉潜。它提醒着我们：最厚实的收获，始于对时光流转最谦卑的体认——是汗水晒成的干菜，是凉风钻进毛孔时那一下微颤，更是万物在成熟饱满之前，那屏住呼吸的寂静一刻。

人活一世，草木一秋。梧桐叶飘落肩头时，何必去数这是“凉风至”还是“寒蝉鸣”？只需明白，这秋日里盛大的晾晒，日光穿透之处，皆是光阴慷慨的落款。

人间至爽，原来藏在这初秋乍凉的缝隙里，等着我们低头遇见，用心去咂摸。它腌在农人的汗珠里，凝在草尖的露珠上，更沉甸甸地，烙印在父亲望穿田垄的眼神深处。

八月的晋南平原草木葱茏，一派生机。植被绿毯似的缓缓铺向天边，远处成片荷塘，蜻蜓、苇莺在花叶间盘旋，硕大的荷叶上，晶莹的水珠映着黄河的浪花。

白云悠悠，中条山苍茫雄浑，壮丽的黄河从晋陕大峡谷逶迤南下，在此转头向东。黄河大桥连接秦晋，浩浩汤汤的河水犹如一条金色丝带，在阳光下闪烁着耀眼的光芒。鹳雀楼便巍然屹立于黄河之滨、蒲州古城之畔。

鹳雀楼始建于北周，历经七百年沧桑后毁于战火，于1997年重建。

楼体以朱红为主色调，辅以金黄的琉璃瓦，在阳光下熠熠生辉。远观之，楼身如一位身披铠甲的勇士，屹立不倒，守护着这片土地；近赏之，则见其重檐翼举，如鹏展翅，欲凌霄汉。

登上鹳雀楼极目远眺，烟岚雾锁的深处，黄河自天际奔腾而来，又浩荡东去，其势不可阻挡。河面波光粼粼，两岸沃野千里，绿意盎然，生机勃勃。此情此景，不禁让人心生豪情，仿佛能够触摸到历史的脉搏，感受到中华民族的坚韧与不屈。

鹳雀楼则古色古香，布局精巧，每一根梁柱，每一片瓦片，都仿佛在诉说着古老的故事。楼上雕梁画栋，壁画中的山水人物栩栩如生，仿佛将观者带入了那个诗酒风流、文人雅士聚集的时代。楼中每一层都有回廊曲径，婉转通幽，让人在攀登之余，也能品味到一份宁静与雅致。登上顶层，凭栏远眺，仿佛能够思接千载，跨越时间，与王之涣等文人雅士共赏美景，共抒情怀。

夕阳西下，余晖中的鹳雀楼更加庄重而神秘，仿佛在诉说着历经沧桑的历史传奇。登鹳雀楼，不仅是一次登高望远的旅程，更能感受到那份穿越时空的震撼与感动。



牺汤的魔力

牛智贤

青铜鼎沸祭周王，
烟火千年煮晋阳。
莫道暑天贪冷饮，
一腔肝胆热汤香。

这首小诗吟咏的，便是时下“火出圈”的三晋美食——牺汤。诗中的“肝胆”既指羊杂食材，亦喻食客之豪情。

儿时在晋南，常听大人们打趣：“你在家喝牺汤哩，也不打声招呼。”彼时懵懂，总将“牺汤”误作“稀汤”，心想，一碗稀汤有何稀罕！直至前几天，在太原市晋源区的小巷深处，那碗滚烫的牺汤带着两千多年的烟火气熨帖着唇齿，方知自己错得离谱。

晨光微熹时，牺汤馆的铁锅已翻滚起乳白色的浪花。《说文解字》释“牺”为“宗庙之牲”，这汤的渊源竟可追溯至西周祭祀，贵族们将祭祖的全羊分食给族人。那锅承载着天地人伦的肉汤，历经岁月熬煮，终化作太原人碗里浮动着的鲜香。老板掀开锅盖的瞬间，蒸腾的热雾中，仿佛还飘着《诗经》里“济济跄跄，絜尔牛羊”的祭祀乐声。

与冬日暖身的头脑不同，牺汤是盛夏的魔术师。友人带一位来自东北的客人初尝牺汤时，客人望着光膀子厨师额前滚落的汗珠直摇头：“三伏天喝热汤？”待热汤入喉，却见客人的眼睛骤然睁大——羊骨与果木炭缠绵出的醇香，裹着花椒的辛香在胃里融合交汇，喝一口浑身舒泰，连毛孔里渗出的汗珠都带着说不出的畅快。这让人想起《齐民要术》中“六月作羊汤，去湿气”的记载，古人诚不我欺呀！其实，太原老饕早就总结过了：“头脑是把寒气赶出去，牺汤是把湿气拽出来。”

在晋源，每碗牺汤都是活着的历史文化。红脸膛的老板舀汤时总爱念叨：“老辈人熬牺汤只放葱姜花椒，多一味都是罪过。”粗瓷大碗里浮起油花，映着食客百态：穿跨栏背心的后生“呼噜呼噜”喝得山响；穿校服的娃娃小心翼翼地吸溜着；吃得最地道的是那位银发老者，搭配着油酥饼，连吃带喝，日常生活就这样与传统相互交融着。这场景让人了悟——所谓文化传承，不过是一代代人把日子过成喜欢的模样。

离店时，同行的发小上衣已经被汗湿透。巷口穿堂风掠过肌肤的刹那，他忽然惬意地感叹：“这可不只是喝汤，太舒服了！”心满意足的样子，让人感慨：从西周贵族到市井百姓，从祭祀礼器到粗瓷大碗，年复一年，这一大锅牺汤熬煮的，从来不只是羊肉，更是山西人“敬天爱人”的生活态度。不禁心生感触，这是碗会变魔术的汤，能让每个皱眉的异乡人，最终喝出眼里的光亮。

图片来源于网络

登鹳雀楼

刘惜

